

如菊真言錄

陸昭環 著

香港天马出版公司

如菊真言錄

如 菊 真 言 录

著者:陆昭环

出版: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定价:港币 30.00 元 人民币 10.00 元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版

ISBN 962-450-834-8/D·31724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自序

一

我写诗词，不论平仄，情尚朴质，尤忌假语。偶尔为之，自得其乐，入我日记，浑然一体。或代书赠友，或自我慰藉，或寓沉重寄托，或化游戏文字。多年来，鲜为人知。

诗言志，在乎情，在乎真，在乎不蛊惑粉饰，不沽名钓誉。窃思学诗三十几年，虽没弄通格律之义，却不改“我手写我心”之宗旨。今应弘雄居士和啸雁兄之命，将这一百余首抄出，入《科山寺丛书》，公诸于众，实我佛一大机缘。书之出，能博知音一笑，幸甚；能博名家一击，亦幸甚。不至于视人心之若死水，诗与心同伦亡，幸莫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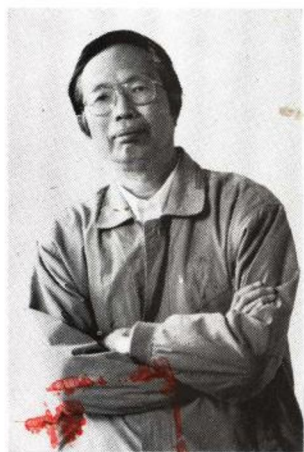
陆昭环甲戌春末于青之阳

二

诗言志，亦言情；诗能吟，亦能怨。学诗四十年，除少量诗焚于病苦之时，均得敝帚自珍，不愿轻弃。此次版行《如菊真言录》，计有新旧诗长短句三百一十二首存焉。

这些诗，自度不登大雅之堂，自信均属有病之呻。生老病苦，七情六欲，绝少空话假话。佛曰制心，找回迷失的自己，于人无碍，于己有情。故而断句只言，均按年月先后编排，详加按语，寻得来龙去脉。以坦荡真情，奉献于读者足下。自此而后，欲悬崖撒手，必先戒诗。诗坟已就，前债尽了。出世入世，清心为本，与诗绝交，不亦可乎？

陆昭环丁丑仲夏于螺之阳



韓昭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福建省著名小说家



第一辑

不悔少作

菱溪水库诗组

一、出发

银字，一片肃穆；
天空，寒星布遍。
月亮，高悬树梢；
大地，鸦鹊无声。
夜遥遥酣眠
忽然，一群出林的小鸟，
一群青少年的健儿，
满身“武装”的学生
出现在公路上。
是他们，把宁静的大地惊醒，
是他们，每个人托着火热的心。
是他们，颗颗心都怀着渴望。
揭开黎明的黑纱，
迎着朝霞的曙光，前进！

菱溪呀菱溪水库——
惠安的骄傲。
我们多么希望
早早投入您的怀抱！

二、高山上

高山重重，哪里是底？
菱溪水库，您藏在哪儿？
抬头踮脚，多希望见您！
交头接耳，是什么样呢？
你看，你看那群山之中
是海吗、是湖吗？
你瞧，你瞧那碧波大水，
被巨坝堵住了！
中间还站着一个巨人呢！
同学和教师，兴高采烈招手：
那不正是我们的菱溪！

三、水库

圆圆像个湖的水库
有一个巨人控制把守。
我不禁抚掌欢呼：
呀，菱溪水库，
怪不得您能滋养四方，
让农民不怕旱魔；
怪不得您被大家称为
惠安的心脏和脉搏。

由您放出的几百条血管，
带着这生命甜水送去幸福！
惠安人感激您，
您把土地灌溉成乐园，
你把生活打扮得美满。
惠安人远远地，
把鲜花丢给您！

四、水塔

多壮美的巨人呀！
头戴中国式的皇冠，
脚踏千顷碧波。
您能叫洪水听话，
您能驯服大浪在脚下。
多伟大的巨人呀！
您掌管这片山川，
把旱地变成水田，
让沙滩也有绿茵。
您教管这一湖洪水，
为人民灌溉，化暴力为电。
更伟大的是党和毛主席，
菱溪水库的建设
是您英明的措施。
一切的光荣归于您！

五、将来的

“朋友，您去过西湖？”
“杭州名胜全到过！”

“不，是惠安的西湖！”
当朋友莫名其妙，
我会自豪地作个比喻：
“是的，惠安的西湖！”
我们一定会坐火车去的，
在福惠铁道线上，
惠安西湖就在山中，
人们曾叫它“菱溪水库”。
五色鱼跳跃的湖面，
歌声轻荡的游船。
青少年拉起手风琴，
万里青山伴随歌唱，
悠扬的歌声飞向蓝天……
安乐楼上花白胡子的老爷爷，
逗弄胖乎乎的曾孙子。
绿林的深深处，
情人们相偎相依。
高瞻远瞩的凉亭上，
有个大学生挥动彩笔。
他收下西湖的山水，
他收下原野的工厂，
他收下农庄的收割机。
这位画家是谁？
也许是他，可能是您，
说不定呀还是我自己！

（一九五六年四月）

〔作者按〕

这是我最早的诗作，写于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春游时

节，时就读惠安三中初中二年级。师生步行参观刚刚落成的菱溪水库，归来写此诗组，以最后两行自鸣得意。

七十年代创作短篇小说《溪水清清》，我又以这两行为结尾。

雨中花

本是风吹雨中花，劣诗杂词似秋华。

人亦零花诗残叶，花零叶残结甜瓜。

（一九五六年八月）

〔作者按〕

这是平生第一首格律词，写于十四岁。

两年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云：“下午课余时间整理我的小诗集，前一段多哀叹，名为《雨中花》，一九五九年以后写的，我列为第二集《迎春花》，写作是有目标的。”其后抄集的小集子，均不存。

再改雨中花为五绝

风吹雨中花，诗词似秋华。

落花无言语，花谢结甜瓜。

（一九五六年）

〔作者按〕

此诗经多次修改。七言诗是初稿，五言诗是其后（时间不详）改作的。

休学

病魔逐我出校门，闲住乡村倍伤情。

天天陪得妹妹苦，时时痛听母叹声。

（一九五六年九月）

〔作者按〕

写诗之始亦呈凶兆。是年，我患浸润期肺结核并发胸膜炎，透视之后尚不自知，休学后听到实情，一时如五雷轰顶，过后倒也泰然。我没有哭，并且誓同病魔作斗争，死而后已！母亲和我彼此都不说破，当时实在也没有办法买药，母亲日日擂豆为粉，让我在清晨喝下，豆渣亦同咸菜成为地瓜渣糊的佐料。我之不死，全赖母亲恩德。

在纪念母亲的《心灵的祭奠》一文中，我写道：“我忘不了您每日清晨为我擂豆浆，那是我们家当时唯一能买得起的救命药。在那祖传的缺了一角的大石臼里，黄豆蹦蹦跳跳，您用手圈着捶呀捶捶呀捶，把坚硬的豆粒捶扁再捶碎，整整三四个月从未停止这清晨的功课，您那擂豆声犹如一声声沉痛的祈祷：把我这命根子留下来！母亲，这擂豆声在您生前已被各种声响淹没了，而在您走后这几年，常常敲打我的心，使我食寝不宁，使我羞愧难言。”

此诗我改“怨”为“叹”一字。我对于“母怨”而怨之，失人子之道。母亲去后，问心有愧，追悔莫及。

风停雨

谁知现今风停雨，怎怪当时换衣愚？

风雨无心逗远客，姑母有意把客留。

（一九五六年九月）

〔作者按〕

九月二日到涂潭姑家作客，九月三日草柄姑带我回草柄村，是夜看布袋戏。次日急于回家，因大雨把仅有的一件白衬衫洗了，天晴后衣服未干，无法回家，故有此诗。

思故乡

秋风一起云绵绵，卷我入思白云边。

仿佛故乡慈母面，秋风一拂满泪痕。

（一九五六年九月）

〔作者按〕

离家三日，想念母亲小妹二人孤单，急急归去。我之恋家情结，少小有之，愈是艰难，情愈浓烈。

怜牛

天不测风云，片刻雨逞烟。

我有斗笠戴，怜牛大雨淋。

（一九五六年九月）

〔作者按〕

休學于農村，放牛是我的經常工作，因此同老牛也有了感情。

去年中秋壁倒

固是蒼天不留情，亦恨東房壓西鄰。

老屋倒塌無依處，灶間也得搬堂前。

（一九五七年）

〔作者按〕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塌屋悲劇。日記寫道：“西壁的危險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水帶着爛泥一直淌下，土塊一塊塊地崩下來。我母親含着淚，帶我和妹妹離開家裏。”“隨着媽的一聲慘叫，我家西壁倒了，永盛哥他家的土樓房，壓壞了我家的西房、廚房、大廳的一邊走道！可悲！可悲！”

經幾個月的交涉，永盛、永年等人只賠我家三十五元。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始修理屋頂，到十二月三日，歷經七天，草草完成。

病中吟

前途何處路迢迢，滿目閻羅鬼嗷嗷。

天下生亡尋常事，憂憂不如樂消遙。

（一九五七年）

〔作者按〕

此詩其後也受批判，“滿目閻羅鬼嗷嗷”構成對現實

不满，“乐逍遥”又说是资产阶级思想。

月下吟

束手高诵丽人行，夜深对月思古人。

如今唯剩嫦娥女，曾伴诗人月下吟。

（一九五七年十月）

〔作者按〕

此诗仿照旧诗。然而从第一首格律诗起，我就不懂平仄，严格说非格律诗也。

人生易老，四十年过去了，我仍不学格律，不拘平仄，以“诗言志”为第一要义。

劳动的歌声

我们爱劳动的歌声，

希望家园变得富有。

一齐行动起来，

支援建设新农村！

掀起农业生产高潮，

帮助农民修好水库。

动员三年级全体学生，

到老区义务劳动。

轻风伴着轻快步伐，

同学们精神焕发；
秋天原野一片金黄，
落叶迎风歌唱。

群山环抱的老区呀，
走过了革命老前辈。
先烈为我们流血，
我们为人民造福。

（一九五七年）

〔作者按〕

不知何时，我把学写的新诗全部撕掉，唯存《菱溪水库诗组》。《劳动的歌声》原抄在《诗组》最后一页的背面，因此得以幸存。

哭爹六首

一

杜鹃啼血未足悲，秋风飒飒人无依。
日落独留不孝子，于爹坟头泪如雨。

二

尊颜如今何处找？无情黄土隔世了。
悲风吹动坟上草，代父慈魂唤儿娇。

三

问爹何忍弃贤妻？问爹何忍抛弱儿？

一家骨肉阴阳离，哭问爹爹不能语。

四

大树无根叶焦黄，象山衍派失栋梁。

爹您一去家无主，可知母子难上难！

五

茫茫四顾总无依，匆匆三载念爹痴。

拜别爹坟心头悲，言传身教已无时。

六

千啼万哭总不知，青山绿水无怜意。

爹爹独怜单生子，但愿梦中会孩儿。

（一九五八年二月）

〔作者按〕

父亲临终，我未能在侧。永盛哥到荷山中学报丧，在庄天明师宿舍里，我放声大哭，不能自己。归来情景，凄凉至极。薄薄棺材一具，还是东岭联合诊所捐赠的，除了学徒土枝，没有人来送葬，人世之冷暖，何其骤也。因生肖关系，母亲不让我送葬，我挣扎而奔，又被挟回。

傍晚，丧事已毕，母亲嘱土枝载我即回荷山，不要耽误我的学业。父亲平生总以我之学业为念，冀望我能光宗耀祖，重整家业，母亲亦贯彻始终，无怨无悔。是日事，一一在目，铭心刻骨，永不消逝。重读这六首哭爹诗，仍不觉得黯然流涕。

春情

夜来不寐中，被硬又通风。

巫山神女在，云雨翻火龙。

（一九五八年三月）

〔作者按〕

此诗于一九五九年初，被抄在黑板上批判，本人亦被声讨，但没有处分也没有下文。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日记云：“我是一个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我又想起，我的箱子被窃、日记和诗歌被抄出批判的那两天。”日记有二十七天中断，正是批判的期间，不止一次却也没有连续作战。

此诗写的是少男们情窦初开的日思夜想的春情。“云雨”之义人所皆知，人所好之，而又皆忌讳，因此批之判之，亦在情理之中。我没有动容，亦无有愧色。真正的光明正大，正自此诗始！

二月末又两次对我批判帮助。二十四日日记写道：“淫雨未收。社团活动时间又开小组会，对我继续批判帮助。我觉得他们都很可爱。”

三月十三日，我声称“日记是私人的”，向吴奇流拿回我的日记；另一本《幻想集》（写鸟类的抗暴斗争故事，拟全国漫游的种种设想），由建图交还。在这期间，我写了新诗《积肥上古城》《向秀丽没有死》，还写一首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梯形诗”以自我鞭斥，均不存。